



世家卷第二十八

高麗史二十八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
鄭麟趾奉教修

忠烈王一

忠烈王諱聃古諱謹又賻元宗長子母曰順敬太后
金氏高宗二十三年丙申二月癸丑生四十六年六
月高宗薨元宗以太子入覲于元王時為太孫受遺
詔權監國事元宗元年八月冊為太子十三年如元
十五年尚元世祖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失公主六月癸
亥元宗薨甲子百官會于本闕遙尊為王 戊辰吏
部負外郎郭希份即將曹精通以善碁被帝召如元

秋七月元遣同知上都留守事張煥冊為王 丙戌金方慶帥征東先鋒別抄啟行 壬辰遣樞密院使朴瑬如元賀聖節 八月己酉元遣日本征討都元帥忽敦來令加發京軍四百五十八人 戊辰王至自元百官迎于馬川亭伴行元使奉詔書先入京王御帳殿受百官拜儀仗先請堤上宮謁瑯殿已已以便服皂鞋幸本闕更備袍笏受詔于康安殿其詔曰國王在日屢言世子可以承替今命世子承襲國王勾當凡在所屬並聽節制王受詔畢謁景靈殿還御康安殿服黃袍即位受群臣朝賀仍宴詔使詔使以王駙馬推王南面詔使東向達魯花赤西嚮

坐王行酒詔使拜受飲訖又拜達魯花赤立飲不拜詔使曰王天子之駙馬也老子何敢如是吾等還奏汝得無罪耶答曰公主不在且此先王時禮耳 庚午遣少卿趙愉如東寧府推刷逋逃人物 除諸道賀即位箋 癸酉東征副元帥洪茶丘以忠清道精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沔以大府卿朴暉代之 以李汾成為樞密院執奏 九月乙亥以金鍊叅知政事李汾禧金佺並為樞密院副使 丙子宴元使 壬午王詣大行王殯殿始服斬衰麻經率群臣哭 乙酉葬韶陵釋喪服移御沙坂宮 戊子王引見宰樞曰自古賢君必賴忠良能底乂康我

家安危只在卿等事有可言不可含嘿 己丑遣樞
密院副使竒蘊逆公主于元 壬辰侍從八元臣僚
並加賞賚限品者許通 甲午親設灌頂道場于本
闕 戊戌遣齊安公淑知樞密院事鄭子璵如元謝
釐降襲爵 以堤上宮中書省為史館還都以來未
營史館奉實錄假藏本闕佛堂庫 冬十月乙巳都
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為
副使金侁為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為副
使金文庇為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為副
使號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左
副元帥劉復亨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稍工

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征日本至一歧
島擊殺千餘級分道以進倭却走伏屍如麻及暮乃
解會夜大風兩戰艦觸巖崖多敗金侁溺死 戊申
以李汾成知御史臺事 辛亥親醮三界于本闕
大府注簿卓之琪以府藏虛竭供費煩重不堪其苦
祝髮為僧 戊午白氣貫日 辛酉幸西北面迎公
主順安公悰廣平公諱帶方公激漢陽侯環平章事
俞千遇知樞密院事張鎰知奏事李汾喜承宣崔文
本朴恒上將軍朴成大知御史臺事李汾成從行王
責汾禧等不開刺對曰臣等非愚開刺唯俟衆例耳
蒙古之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怯仇兒

王入朝時已開刺而國人則未也故責之 甲子命
李汾成還京令妃嬪及諸宮主宰樞夫人皆出迎公
主留從臣于龍泉驛獨與開刺者大將軍朴球等行
承宣朴恒言於王曰史官記人君動作不可一日無
也乃令直史館李源從行 丙寅王至西京時西京
屬東寧府王出銀紵易糧草以給從臣 丁卯王會
公主于肅州西京大興府錄事楊壽等請從王行崔
坦要而奪之 十一月丁丑王與公主至京入御竹
坂宮先是俞千遇謂張鎰曰王若以戎服入城國人
驚恠乃使崔文本朴恒請王以禮服入又使康允紹
簡有之再請王不聽有之賤隸也以優得幸拜郎將

宰相百官迓于國清寺門前允紹宋玠啖尹秀元卿
鄭孫琦等執扑馳馬擊逐礼服者侍從失次分散王
與公主同輦入城父老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
復見太平之期 甲申以康守衡為樞密院副使判
衛尉寺事上將軍 乙酉幸本闕設八閤會翌日大
會公主幕于儀鳳樓側觀之 丁亥以邊徽知門下
省事朴璆守司空左僕射 辛卯忽赤康允紹等宴
王及公主 丁酉冊王氏為貞和宮主王女為靖寧
宮公 己亥東征師還合浦遣同知樞密院事張鎰
勞之軍不還者無慮萬三千五百餘人 十二月
乙巳遣判閣門事李信孫將軍高天伯如元賀正又

付別箋以奏曰小邦自来分遣州郡守令勸課農桑
又令諸道按察使督察播收之事比來連年供給官
軍民頗凋弊今若上國又遣諸道勸農使則予遣之
民供給元來貢賦者幾何應副勸農之命者幾何猶
有國名想於聖意謂不至此所恨三韓之地未得一
經天眼謂臣誣妄乞遣剛明重實之臣審其虛實而
以勸農之事一委於臣臣將率額百姓課其勤怠以
副聖上憂民之意 丙午追尊妣靜順王后為順敬
太后 甲寅元遣黑的來為達魯花赤 乙卯移御
沙坂宮 丁巳宰樞議曰金侍中若還必即開剗開
剗一也盍先乎於是宋松礼鄭子璵開剗而朝餘皆

效之唯抄奴所由電吏皆仍舊初印公秀常勸元宗
效元俗改形易服元宗曰吾未忍一朝遽變祖宗之
家風我死之後卿等自為之 庚申命元宗魂寢僚
屬國子監負等仍舊服 庚午侍中金方慶等還師
忽敦以所俘童男女二百人獻王及公主

乙亥元年春正月癸酉朔放朝賀率群臣違賀正旦宴于
西殿 丙子東征元帥忽敦洪茶丘劉復亨北還
丁丑貞和宮主享公主饋遺左右宦寺 戊寅冊公
主為元成公主 庚辰遣侍中金方慶大將軍印公
秀如元上表曰小邦近因掃除逆賊惟大軍之糧餉
既連歲而戶收加以征討倭民修造戰艦丁壯悉赴

工役老弱僅得耕種早早晚水禾不登場軍國之需
斂於貧民至於斗升罄倒以給已有採木實草葉而
食者民之凋弊莫甚此時而况兵傷水溺不返者多
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期其蘓息也若復舉事于日
本則其戰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國已皮之不
存是為無可奈何矣天其眼所未到應謂豈至于此
歟伏望俯收款款之誠曲諒哀哀之訴 乙酉移御
竹坂宮 二月己酉副達魯花赤周世昌卒 丙辰
王如奉恩寺 戊午始安公細卒 戊辰以王生日
為壽元節 庚午元遣蠻子軍一千四百人來分處
海鹽白三州 三月庚辰幸王輪寺 辛巳元遣宣

諭日本使禮部侍郎殷世忠兵部郎中河文著來
戊子元遣使督東征軍留者以歸 辛卯王及公主
幸北山洛山寺 門下侍中金方慶自元還時王請
避暑于西京帝許之 癸巳遣即將簡有之等如西
京相避暑之地 乙未親設藏經道場 夏四月己
酉王及公主如賢聖寺為帝祝釐 壬子元流盜賊
百餘人于耽羅 庚申王及公主幸興王寺及還宰
樞宴于藥王院南峯 五月壬申忠清道按察使金
應文忤旨罷以中即將嚴守安代之 甲戌王聞詔
使來率侍臣時服迎于西門外乃五僧也 命宰臣
洪祿道攝事于景靈殿籩豆缺假內殿淨事色以祭

已卯移御左僕射朴瑆第 西海道都指揮使上
言本道貢賦自庚午年多逋欠按察使及守令之罪
也左右倉考正別監與同罪請皆罷職從之既而因
左右之請復其任 壬辰達魯花赤黑的禁人挾弓
矢 六月庚子朔日食 辛丑王如奉恩寺 壬寅
遣元卿等十人如元進鷹 庚戌即將張得清隊正
郭汾起從捉虎使倚勢受賂囚于樹衢所得清倫起
為按察使所劾恐法司按律斷罪乃托內僚自請囚
冀得流宥也 癸丑初作宣傳消息 丙辰元遣使
詔赦耽羅賊党逃匿州縣者 戊午奉安元宗木主
于魂殿神御于安和寺 甲子新定禿魯花超三等

授職都校署丞韓謝奇僕射康之子樞密李汾禧之
婿年未二十超拜八品人多非之 丁卯以公主生
辰放囚 戊辰分遣外山祈恩別監于忠清慶尚全
羅東界道 己巳王不豫放二罪以下配島者移免
赴京 命洪子藩祠智異山 秋七月丙子移御承
德府 甲午達魯花赤黑的還元宗之復位也黑的
奉詔而來性譎詐難信及為達魯花赤甚倨王屢抑
之不敢肆其志及是告歸王與公主留之不聽 遣
同知樞密院事許洪將軍趙仁規如元賀聖節公主
恐黑的諛構遣式篤兒偕往覘其所為 八月癸卯
移御竹坂宮 乙巳撤堤上宮修五大寺 丁未濟

州達魯花赤遣使來督戍卒王令金光遠等調四領
兵雖兼近侍悉皆僉發使將軍梁公勳等領行 辛
亥元卿還自元帝禁忻都等擅捕鷄子止令尹秀李
貞元卿捕養以進王於是禁諸道捕鷄者 戊午王
及公主移御賢聖寺 壬戌以公主病遣將軍高天
伯如元請醫 九月癸酉移御沙坂宮 丁亥令臺
省各進直言 戊子元遣使與劍工古內來古內在
元言高麗有路可徑至日本故遣之 丁酉公主生
子諫于沙坂宮 冬十月辛丑宜春侯該卒 庚戌
元遣兵脫衍康守衡來王出迎于宣義門外詔曰爾
國諸王氏娶同姓此何理也既與我為一家自宜與

之通婚不然豈為一家之義哉且我太祖皇帝征十
三國其王爭獻美女良馬珍寶爾所聞也王之未為
王也不稱太子而稱世子國王之命舊稱聖旨今稱
宣旨官號之同于朝廷者亦其比也又聞王與公主
日食米二升此則宰相多而自專故耳凡此皆欲令
爾知之非苟使爾貢子女輩官名減宰相也黑的來
言爾國事非一並不聽許爾其知之 壬子以將獻
處女于元禁國中婚嫁 丙辰賜崔之甫等及第因
時多故除宣花呵喝 壬戌改定官制 以元將復
征日本遣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修造戰艦
十一月癸酉以改官制告于宗廟 乙亥畫浮屠觀

世音菩薩像十二軀設法席于宮中為帝祝釐 庚
辰章本闕設八閔會 癸未遣會議贊成事俞千遇
如元賀正告改官制獻處女十人 癸巳分遣部夫
使于諸道 元遣使來作軍器以起居即金磬偕社
慶尚全羅道歛民箭羽鏃鐵 十二月乙未幸魂殿
行七虞祭 甲辰遣將軍高天伯及式篤兒如元請
以明年親朝 乙巳監察司劾上將軍康允紹起於
賤隸免之 丁未遣帶方公激率衣冠子弟十人如
元為禿魯花賜以景靈殿五室白銀祭器 庚申以
金方慶為上柱國奇洪碩為軍簿判書鷹揚軍上將
軍 是月元遣中書負外郎石抹天衢為副達魯花

赤

丙子二年春正月丁卯朔群臣賀正于王用幣命賜內帑
銀紵支其費歲以為常元帥忻都達魯花赤石抹天
衢各獻馬 乙亥設法席于普濟寺為帝祝釐每值
聖甲日行之時謂之乙亥法席 丙子帝命除造戰
船及箭鏃 丁丑元遣別古里來頒曆詔曰四時不
忒推鳳曆以紀年萬國攸同矧雞林之受朔若稽舊
典用布大和今賜至元十三年曆日一本卿其敬授
農時益遵田正藉爾蕃宣之力贊于平秩之功率勤
南畝之民固知遊惰爰俾東陸之俗丕變雍熙庶績
其凝朕言無替 己卯元遣使來求鉄 庚寅少尹

朴瑞將赴安西都護府宰樞言安西生券軍所聚守
非其人恐不能制少尹金城有口辨且嘗為金方慶
南征佐幕頗識蒙漢軍情偽請以代瑞從之 以清
州凋弊權罷判官 壬辰王及公主與達魯花赤觀
獵于猫串 乙未忻都妻享王仍獻良馬 二月丙
申朔宴忻都妻子內殿 壬寅俞千遇還自元前所
進處女只留崔甸崔之守女餘皆放還 乙巳閱樂
於宮門王與公主觀之賜銀布 丁未王與公主幸
本闕 己酉燃燈王如奉恩寺士女填巷相慶曰豈
謂今日復見昇平舊儀 三月己巳忻都享王 辛
未飯僧二千于毬庭 遣中郎將張得精如元獻鉄

甲戌幸賢聖寺 遣郎將李仁如元請行官料且
賣銀換鈔 丁丑雨雪赦曰予以吾德嗣守丕基于

今三年將與公主朝于天子而天譴屢彰敢不冰兢
欲消災變當布殊恩不忠不孝外二罪以下咸赦除
之 戊寅王及公主幸昇天府觀潮 己卯以鷹坊
人倚勢虐民遣中郎將元卿等于諸道糾治 甲申
達魯花赤詰之曰稱宣旨稱朕稱赦何僭也王使僉
議中贊金方慶左承宣朴恒解之曰非敢僭也但循
祖宗相傳之舊耳敢不改焉於是改宣旨曰王旨朕
曰孤赦曰宥奏曰呈 庚寅幸康安殿設藏經道場
閏月丁酉元遣林惟幹及回回阿室迷里來採珠

于耽羅 庚子鹽店一千餘戶災 甲辰設三界大
醮于康安殿 辛亥王與公主觀獵于天壽寺南郊
癸丑元以前所進禿魯花謂非衣冠之胄皆遣還
乙卯兩電于寧越縣大如鵠卯鳥雀中者皆死
庚申命有司行夏享于宗廟王將以四月四日朝京
師故卜此日用之 甲子元遣楊仲信賫幣帛來為
歸附軍五百人聘妻王遣寡婦處女推考別監正郎
金應文等五人於諸道先是慶尚道屯邊官軍頭目
申中書省曰高麗人無時乘驛致其疲弱設有他變
恐不及時中書省移牒禁之始立劄子色應文等各
受鋪馬劄子以行 夏四月庚午置歸化部曲蘓復

別監 辛未雩 癸酉王及公主幸都羅山 耽羅
星主來朝命序四品之下 丙子元勅歸附軍輟其
半以歸於是追還金應文等 五月丁酉知僉議府
事致仕張鎰卒 乙巳王與公主幸本闕設仁王道
場 將軍高天伯自元還帝勅停親朝 壬戌王與
公主如興王寺 六月乙丑王如奉恩寺 丙寅遣
大將軍尹秀中即將朴義如元獻鷄 丁卯王與公
主幸竹坂宮相新宮基地 壬申林惟幹採珠耽羅
不得乃取民所藏百餘枚還元 元賜絆襖于合浦
軍馱用驛馬百四十三匹 壬午禱雨于諸寺 丙
戌遷景靈殿仁宗真于靈通寺祔元宗真于景靈殿

丁亥密直副使崔文本卒 辛卯兩 壬辰叅文
學事俞千遇卒 秋七月乙未祔元宗于宗廟以平
章事李世材蔡楨配享 丙申以柳墩為僉議侍郎
贊成事監修國史判版圖司事李汾禧知密直司事
丁酉將軍車信自元還帝賜王重錦七十匹 元
遣王廷生推刷耽羅人物廷生司徒禎庶子也珍島
之敗没入元 戊戌都兵馬使言秃魯花子第至京
師請托而還者請皆免官追徵盤纏銀紵國贖馬王
許之除免官 丙午元遣使來採金 癸丑遣大將
軍印公秀及達魯花赤採金于洪州只得二錢 遣
中贊金方慶直史館文璉如元賀聖節王上書中書

省一曰達魯花赤經歷張國綱明敏清平百姓德之
瓜期已滿乞令留任一曰小邦秤制異於上國前者
蒙賜一十六斤秤一連十斤半等子一槃三斤二兩
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周適乞更賜秤子等子各
五百 甲寅元使問達魯花赤石抹天禱所犯不服
囚之王遣朴球請之乃釋 八月甲子都兵馬使請
降號賊鄉尚州清州海陽珍島等州且從賊入耽羅
者禁錮王只許禁錮 丁卯以將軍崔有滄為人物
推考別監伴張國綱往合浦 庚午命內侍佐郎郭
預以六韻詩試世子府侍學公子取李益邦等 甲
戌王與公主獵于德水縣馬堤山王率忽赤鷹坊親

御弓箭鷹鷄縱橫馳騫父老見者皆嘆息 己卯王
獵于昌樂院 癸未以左司議大夫李仁成爲選軍
別監 元遣鷹坊迷刺里等七人來王賜宅及奴婢
丁亥飯僧千四百于毬庭王及公主親臨侑飯僧
宗悟陞座說法王賜宗悟銀瓶十五 元遣塔刺赤
爲耽羅達魯花赤以馬百六十匹來牧 己丑東寧
府千戶韓慎來刷人物 九月壬辰王與公主幸王
輪寺 甲午幸本闕設藏經道場 辛丑王與公主
獵于馬堤山 甲辰復葬世祖梓宮于昌陵太祖梓
宮于顯陵 丁未謁顯陵 戊午遣諸道巡撫使
己未達魯花赤享王 庚申元以平定江淮遣不花

來詔赦天下 冬十月壬戌朔賜李益邦等及第
癸亥親醮于康安殿 甲子元遣忽刺可命王及公
主以明年五月八朝又移放羅州馬於珍島又罷合
浦鎮邊所捕工水手又令西海道歸附軍自耕而食
乙丑太白晝見 戊辰金方慶受虎頭金牌仍賫
詔書還王出城以迎 己巳謁昭陵 乙亥親裕于
太廟上謚冊 丙子即將鄭福均還自元帝賜梓子
三百 戊寅教曰先代君王既行禘禮必肆大恩近
以天子之詔已赦一切罪犯然其後有犯者皆可除
之國內山川神祇宜加德號 甲申王獵于赤田之
南 庚寅遣譯者如元獻日本粟初趙良弼得日本

粟種于義安縣至是結實 十一月甲辰設八閩會
幸儀鳳樓行般若道場 乙巳地震聲如雷 戊申
中郎將康之紹還自元之紹以推刷人物如元不得
而還 癸丑遣中禁指諭金富允如元進黃漆且請
明年八朝鋪馬及草料 南京司錄李益邦賣八閩
賀箋來有人以私憾因內暨譖之王遣螺匠鎖頸以
來 甲寅知僉議府事鄭子璵卒 丙辰達魯花赤
張榜國人軍士外禁持弓箭兵器 遣判秘書寺事
朱悅將軍俞洪慎如元賀正 十二月壬戌傳旨宰
樞曰近者星文屢變寡人思欲修德禳災卿等各言
時政得失無有所諱宰樞以十二事上書秘而不發

丙子夜有人投匿名書誣告貞和官主呪咀公
主又齊安公淑金方慶等四十三人謀為不軌於是
因貞和官主及淑方慶等柳璩涕泣力諫公主感悟
皆釋之 甲申遣將軍高天伯及忽刺乃如元上表
曰巫蠱之言鼓虛而起聖明之鑑燭實可知今者達
魯花赤持匿名書來示言有四十餘人聚謀復入江
華若其所言誠或有據固宜當面而露告何乃匿名
以陰投此必有憾于國有怨於人妄飾而為之者耳
所錄四十人中有身沒已過五年者則其誣妄可驗
也乞降明斷自今匿名書悉令勿論 是歲發諸道
丁夫伐木交州道界輸之京城凍餒多死

丁三年春正月辛卯朔放朝賀 甲午以金方慶為世子師柳璈為傳元傳為保金址為貳師許珙洪祿道李汾禧韓康為調護張晞知詹事府事任翊薛恭儉為左右贊德李信孫宋玠為左右庶尹其餘宮官皆置之 丙申以朴恒為密直副使 壬寅冊子諫為王世子 甲辰以王將入朝預設燃燈 甲寅元樞密院牒達魯花赤禁國人持弓矢蓋信匿名書也

二月庚申朔親醮于本闕 壬戌達魯花赤石抹天衢言於王曰王何殊賢士親無賴之人王默然 丁卯遣張舜龍如元上書中書省曰今蒙省牒樞密院奏奉聖旨令茶丘前去高麗與忻都一同勾當者征

日本還家三千軍也教去者本院照得站軍二百名還家屯田軍三千名并濶端赤依先往日本時數目應副米糧草料承此照得小邦自至元七年以來征討珍島耽羅日本大軍糧餉悉於百姓科收爾後見在合浦鎮邊軍耽羅防護軍益白州歸護附軍并濶端赤一年都支人糧一萬八千六百二十九石二斗馬牛料三萬二千九百五十二石六斗皆以漢斗計亦于百姓科收今者所遣屯田軍三千二百并濶端赤等糧料更於何處索之曾於至元七年奉聖制旨應副屯田軍二千人牛隻農器糧種今經數年必有所儲請以經略司見收子粒支應又馬郎中所蓄兵

糧竄恐年深漕爛不中食用照得至元十一年省牒
益州合浦軍馬糧料合于馬郎中所蓄兵糧內補支
今此軍馬糧料亦請將兵糧米支應令小邦殘民免
致重困又奉牒歸附軍合用牛具擬於小邦和買不
許買直照得至元十三年歸附軍回還者其求到妻
室匹絹分付達魯花赤收管請於內撥取依至元九
年種田軍牛具買直每頭絹四匹舊例和買已已
僉議府言公主怯怙口及內僚廣古良田標以山川
多受賜牌不納租稅請還賜牌不聽癸酉朱悅還
自元言丞相哈伯謂悅曰急難相助親戚之意也今
北鄙有驚宜令金方慶之子忻將兵出境以聽指揮

甲戌王輪寺丈六塑像成王與公主親設法會

乙亥中即將盧英還自元洪茶丘引兵將入我境
帝召還又勅還歸附軍五百人舉國皆喜三月庚

子大府火延燒民家八百餘戶甲寅遣將軍趙仁
規如元請入朝乙卯遣親從將軍金子廷押送防
守軍于耽羅子廷本內僚林衍之殺金俊與其謀以
功許通內僚出使自子廷始耽羅大饑民有鬪戶
而死者遣崔碩巡視丁巳元流盜賊四十人于德
州夏四月癸亥禘於大廟丁卯元遣劉弘忽奴
來王命李藏茂偕往忠州鑄環刀一千壬申宰樞
以金羅道王旨別監權宏割民媚權貴劾罷之宏托

內僚復職 丙子王以將入朝又公主將免身宥二
罪以下停修宮闕監察司啟曰二罪原免非先王之
制請收成命從之 庚辰太白晝見 遣將軍張舜
龍如元請助征北鄙表曰竊見小邦西路軍悉令旋
返未諳何故又聞摘撥北京路軍上去因念小邦之
人唯閑耒耜未熟弓刀儻得請於睿聰可使充於近
衛故選不多之旅欲明無貳之衷又上表曰近者帥
府奉樞密院劄以三別抄軍所掠人口各還本地令
朴忙古歹三別抄軍千戶劉景昌充提把切念於至
元八年小國奉聖旨還都時三別抄驅掠國人逃往
珍島敢逆官軍轉入耽羅盡力拒命其罪實深置之

生地聖恩已大豈可復齒平民其人口既曾付臣招
刷充軍朴忙古歹等係是別的軍官不可兼令管領
乞依元奉聖旨仍許臣將三別抄充軍役使又至元
十三年有人告金產小國臣與達魯花赤差官淘澄
得金樣二錢二分進獻也忒古官人奏奉聖旨這裏
金子無急用公主國王徐每用者又准省牒曰將每
年所得金子數目回示即與達魯花赤差官前去洪
州等處淘金計七十日用夫工一萬一千四百四十
六名總得金七兩九分乞依也忒古奏傳聖旨施行
又今年四月小邦碁手曹允通奉聖旨採堀人參切
照人參唯產于東北界其餘地面罕有之允通擅令

各道州縣就產處採掘輸納臣請隨所產處趁時採
納乞令允通勿得擅便作耗 流人物推考都監錄
事裴帳朴莢于海島各道州郡吏民來匿京城付勢
避役悅莢承宰樞牒推勘勒還有鄭伯芝者匿西林
縣婢二口托以在齊安公第悅莢推之急齊安公始
知伯芝欺已即令出二婢付諸都監都監即使驛吏
連送西林伯芝乃以二婢屬於元成殿織室司司牒
都監召還二婢行已遠不能即至伯芝譖悅莢不從
王旨王怒流之 丙戌太白晝見 五月壬辰遣僧
六然于江華燔琉璃瓦其法多用黃丹乃取廣州義
安土燒之作品色愈于南商所賣者 丁酉王如興

王寺還登籍田南峯邀達魯花赤觀獵 戊戌元流
罪人三十三人于耽羅 庚子親設消災道場于康
安殿 壬寅命監修國史柳璥修國史元傳同修國
史金壇修高宗實錄 辛亥禁官私松簷每暑月宮
闕都監作松棚於寢殿例賜銀瓶二王曰禁官私松
棚而我獨為之可乎改以編茅時人語曰都監負失
二銀瓶矣 甲寅張舜龍還自元中書省奉聖旨牒
云脫歡八都兒殺退百姓已安爾軍不須來又牒云
洪州等處淘金功役權時停罷俟農隙依元牒施行
六月庚申遣將軍車信如元獻虎皮 以將軍安
迪材為合浦防護使 乙酉以忻都子琪守司空琪

娶安平公女比宗室例授是職且不姓而名 秋七月庚寅造成都監令諸王宰樞至各領軍人出丁夫有差輸材于山關一日役者徵米一石 甲午以公主之行恐人壓見命撤路傍家樓 丙申有旨曰民屬鷹坊者二百五戶其餘一百二戶時齊民苦於徵歛爭屬鷹坊莫記其數而云二百五戶者妄也除一百二戶如九牛去一毛耳鷹坊猶歛銀紵布于其人私自分之時人語曰銅鷹非肉銀布滿腹 觀候署言謹按道誥密記稀山為高樓多山為平屋多山為陽稀山為陰高樓為陽平屋為陰我國多山若作高屋必招衰損故太祖以來非惟關內不高其屋至

於民家悉皆禁之今聞造成都監用上國規模欲作層樓高屋是則不遵道誥之言不遵太祖之制者也天地剛柔之德不脩室家唱隨之道不和將有不測之灾可不慎乎昔晉猷公欲作九層之臺荀息累十二博碁更累九雞子其上以諫曰一失社稷危于此也遂壞其臺惟殿下祭之王納其言是日王暴得疾甚劇宰樞請停營繕縱鷹鷄公主許之王避病于金方慶第 丙午移御正因寺疾稍愈 丁未遣塞直副使朴恒如元賀聖節上書中書省曰小邦舊例世子襲爵必改名臣之今名未穩曾以申請未蒙明降伏望善奏又請以馬郎中兵糧給耽羅合浦屯守軍

又請罷鑄劍採金貢參 庚戌設消災道場于康安
殿 王捨宮為昊天寺將上額百官皆不欲裴挺阿
旨揭額人皆非之 甲寅移御于承德府又移金忻
第 丙辰內豎梁善大守莊等告慶昌宮主與其子
順安公琮謀令盲僧終同呪咀上命中贊金方慶訊
之不服 八月丁卯遣趙仁規印侯如元進鷄子且
表奏琮呪咀事略曰人而揚醜于家雖有慚德親或
作讎於己能無怨心儻承允許之明綸請從謫居而
自艾 庚午有旨燃燈自明年復用正月十五日
庚辰元流罪人四十于耽羅 九月己丑王與公主
觀水磴 辛丑王與公主觀獵于馬堤山 壬寅趙

仁規印侯還自元廢慶昌宮主為庶人流琮及終同
于海島 癸卯地震 丁未還宮 庚戌王與公主
幸普濟寺飯僧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戊午以金
伯均為慶尚道指揮使 己未王與公主幸王輪寺
甲戌耽羅達魯花赤塔刺赤如元 乙酉元遣郎
哥可來賜鵲 十一月乙未密直副使李穎卒 丁
酉移御本闕 遣國子祭酒金愔即將尹萬底如元
賀正 全羅道按廉副使禹天錫秩滿將還至全州
封回笥屬所信吏曰文簿也付漕船以送州守宋愔
發視之於文簿中雜置紉紵愔還之 壬寅王與公
主移御李貞家 壬子還御本闕 甲寅以慶尚道

饑減租稅 十二月丙辰流南京副使崔資壽司錄
李益邦于海島 元遣捉虎使禿哥等十八人以馬
三十匹狗百五十來 丙寅移御沙坂宮 丁卯前
大將軍韋得儒中郎將盧進義金福大等誣告金方
慶謀叛命贊成事柳璩元傳知密直事李汾禧韓康
承旨李摺與忻都天衢雜問王知其誣妄釋之 是
歲前軍器注簿洪宗老欲貫其子仁伯罪說達魯花
赤以謂多識產金處於是遣國學直講崔謁率宗老
採金于洪州穆山旌善役民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六
名七十日總得七兩九分
戊四年春正月己亥燃燈王如奉恩寺除伎樂 壬寅

王如奉恩寺與忻都茶丘鞠方慶及其子忻 辛亥
叅知政事朴松庇卒 壬子即將李仁賈頒曆詔還
自元王出迎于城外 二月丙辰王會忻都茶丘于
興國寺鞠方慶不服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翎島
庚申親醮于本闕 癸亥遣將軍印侯如元奏流
方慶 丁卯以柳璩判典理司事金址叅知文學事
康守衡知僉議府事許珙判密直司事李汾禧為密
直司使韓康洪子藩知密直司事朴恒同知密直司
事奇洪碩張暉為密直副使又以韋得儒為上將軍
盧進義為將軍茶丘請之也 庚午耽羅達魯花赤
塔刺赤還自元帝賜王海東青 壬申遣大府少尹

趙瑜等于東寧府推刷人物 癸酉以慶尚道軍料
別監劉鉉忠清道王旨使用別監黃守命全羅道按
廉使李洪儀皆為其道勸農別監 丙子令境內皆
服上國衣冠 己卯元遣閭閻等來頒詔 癸未
令諸王至樞務歛真鉄粧忽奴所鑄環刀 三月丁
亥太白晝見 壬辰以譖元者皆籍叛入江華故命
罷船兵 甲午印侯還自元帝召還洪茶丘又命王
入朝 戊戌有旨以安東京山府管内郡縣貢賦除
大府迎送小府等庫所納外皆輸于元成殿 復置
清州判官及唐城監務 帝得儒盧進義言于茶丘
曰國家談禪法會所以阻上國茶丘遣人報中書省

己亥遣將軍張舜龍中郎將白瑤如元告以入朝
王嘗謂大臣曰朝覲諸侯享上之儀歸寧女子事親
之礼遣使請與公主入朝以鋪馬七十匹將行術家
告以陰陽拘忌王疑而止及得儒進義告變方悔之
命有司促裝各道國驢馬未至今州郡事審官先納
馬馬價踴貴 夏四月甲寅朔王及公主世子如元
元傳李汾禧朴恒宋玠康允紹等從行 己未郎舍
以無功有世累者多拜官不署告身王屢命署之不
從王怒命忽赤崔崇達司議大夫白文節 壬戌忻
都茶丘各以馬驢王且設祖宴白王曰帝問金侍中
事在王所奏如何耳 乙丑下旨曰行宮亭飯務從

簡便以危從人太多其一百九十人令行從都監量
給糧料乃以銀布市米于東寧府鳳州屯田千戶朴
蒙古大以良馬一匹橐駝一頭來見王賜銀幣五斤
紵布十匹 戊辰張舜龍白瑯還自元謁王於道曰
茶丘請帝添遣三千軍其二千五百已渡鴨綠江帝
允王所奏命罷歸茶丘又請于全羅道置脫脫木孫
帝不允又勅金方慶父子得儒進義等從王入朝對
辨 庚午王次西京謁聖容殿 己卯次義州時西
北諸州皆附東寧府惟義靜麟三州不附吏民相率
而迎供億勝于他州 五月丙戌遼陽總管達魯花
赤等各獻馬于王 丁亥合浦總管劉蒙古大妻與

其子北歸謁王于道仍獻馬王曰總管軍政清明百
姓稱之不幸而 今見汝母子益復悲哀 元帥忻
都遣也速塔兒白王曰我居王國七年于今未有一
善惡則已多惟望王善奏 北京同知康守衡來獻
馬一匹 辛卯永寧公綽子司空熙及雍來獻馬
癸巳忻都還元 甲午次崖頭站王總管獻橐駝一
頭馬六匹 丁酉次懿州遼陽懿州二達魯花赤獻
馬 辛丑遣前大將軍尹秀市馬于北京 壬寅北
京達魯花赤康希閏獻馬 己酉次北京鍋窰館行
省右承事魯歡叅政張彥澤簽省阿魯丁總管按察
治中等各獻馬 壬子中書省遣哥塔及開平府達

魯花赤將老等來迎 六月丁巳太白晝見經天
庚申次香阿樹林蒙密禽獸所居皇后遣二宮嬪來
近居人云此天子遊獵之地雖親王不得舍而使國
王宿焉眷遇可知 辛酉帝遣皇子脫歡皇后遣皇
女忙哥歹公主及阿伊哥赤大王妃來迎于三十里
之地且設大穹廬于開平府東門外待之 己巳王
及公主謁帝帝設宴慰之 丁丑忻都奏帝曰高麗
宰相多占匿名戶免避賦役請禁之又請罷諸領府
為軍帝曰汝與國王議奏耶曰否帝不許忻都見王
議其事王不對忻都頗憤恚 戊寅王上書都堂辨
方慶事及談禪法會 庚辰公主誕辰皇后賜塔子

袍 是月叅知政事金鍊卒 秋七月甲申王謁帝
奏曰向聞車駕北征表請悉索獎賦以助征陛下以
遠地不許臣今八朝請躬備戎行以報聖帝笑曰北
方人以左計挽邊今已奔潰矣王又奏曰日本一島
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自念無以報德願更造
船積穀聲罪致討莫不濟矣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
遣人奏之又奏曰陛下降以公主撫以聖恩小邦之
民方有聊生之望然茶丘在焉臣之為國不亦難哉
如茶丘者只宜理會軍事至於國家之事皆欲擅斷
其置達魯花赤於南方亦非臣所知也上國必欲置
軍於小邦寧以韃韃漢兒軍無論多小而遣之如茶

丘之軍惟望召還帝曰此易事耳有問曰惟堯舜禹湯能行帝王之道其後君弱臣強衣食皆請於臣昔有一君嗜羊肉其臣與之則食不與則不得食宋度宗在此幼兒之父也賈似道擅權使度宗出其愛妾不得已從之安有君而畏臣去其寵妾哉王之父王何不免林衍擅立耶朕聞王亦信宰相之誘如此而不能治國則固善其如不能不愧乎對曰茶丘之妾言也帝曰非惟茶丘人多言之汝可與宰相擇所以善持國者商量而行王奏曰今姦人以金方慶為謀叛告於忻都忻都引兵入王京執而訊之無他唯東征將士有不納軍器于官者奪其職而杖之方慶雖

無叛狀時為冢宰不納軍器者不加檢舉罪其疎慢流于海島然此乃有憾者所誣也後有若此不法者臣請罪之帝曰汝其識哉謂諸官人曰可亟召茶丘還又聞忻都何如對曰忻都韃靼人也可則可矣使茶丘在則與高麗軍妾構是非雖忻都不能信望令茶丘與高麗軍皆還于朝以韃靼漢兒軍代之帝曰可王語哈伯平章曰王京達魯花赤秩滿而耶哥歹嘗往來小邦若以為代可使如耳目也哈伯以奏帝曰安用達魯花赤為抑耶哥歹么麼人也因問康守衡曰高麗服色何如對曰服韃靼衣帽至迎詔賀節等時以高麗服將事帝曰人謂朕禁高麗服豈其

然乎汝國之禮何遽廢哉 乙酉王使元哈伯平章
謂康守衡趙仁規曰昨有勅其議可以安集百姓者
來奏王遂命宰相與三品以上議之皆曰上下皆撤
處于委以賦役可也處于耕人之田歸租其主庸調
於官即佃戶也時權貴多聚民謂之處于以逋三歲
稅其弊尤重守衡曰必以點尹奏 丁亥帝賜宴于
內兀朮 中書省令具錄本國累朝事跡及臣服日
月與帝登極已來使介名目國王親朝年月以呈因
國史院報也 己丑王進鷄子于帝及東宮 壬辰
王與公主赴宴于外兀朮 王上書中書省曰小邦
姦佞之人欲釋宿憾飾辭妄告或投匿名文至謂之

謀叛管軍官達魯花赤因而拷問騷擾一國今後如
有似前告訴者請自窮究事由申覆上司無令官軍
驚動百姓又有惡人謀撓國家每以遷都江華籍口
騰辭請使種田軍入處江華以塞諛言之路東征元
帥府於全羅道擅置脫脫禾孫又申覆上司云高麗
人多乘無劄子鋪馬亂行走追又有乘駕船隻成隊
往還恐發事端為此差官領軍四百充脫脫禾孫勾
當然小邦曾奉省旨國內往來之人許國王自給劄
子自是來往使介必給劄子安有無劄子而亂行走
追者耶小邦自来例以水路轉漕王京此外只是釣
漁之人安有乘舟成隊往來者耶帥府舞辭申奏覆

不待明降差脫脫不孫領四百軍前去又有耽羅達
魯花赤於羅州海南地面擅置站赤是何体例伏望
善奏明降東寧府元是小邦祖宗京師崔坦等非其
鄉貫奪而處之祖宗祠宇祭享皆廢伏望還其尺土
俾修孝祠曾奉聖旨已未年已來驅掠人許令放還
年前又有省旨北京東京路東寧府庚午年已未逃
誘擄掠之人亦令推刷還之日今還者未見一二伏
望更令推刷其有累世居住不便移徙者於東京路
地圖聚以充公主行李廝養之役耽羅珍島攻破時
官軍所擄其有逃閃者則推刷為然矣政破之後蓋
役平民者妄稱虜獲據充驅役甚是難辨望行禁止

小邦道里遼遠事有要急必馳驛以聞然請劄子於
達魯花赤然後得遣或致遲誤望依諸駙馬列亦許
自給劄子西海道內谷州遂安兩城往年投拜塔察
兒大王大王使吉里歹來點民戶尋蒙省旨云諸王
投下不得一面收拾民戶况高麗附屬國土不合收
拾今崔坦等逐去本國差遣官負擅自管領若聽取
坦等一面誑辭似不合理西海道殷粟縣不曾投拜
崔坦坦等妄稱投拜爭一十七戶已受省旨復屬本
國今年三月復爭如前於一十七戶內又令餘人圓
聚影占管領是何体例小邦諸島雖多皆與陸地不
遠上司所遣罪人已難安置况今耽羅地元放罪囚

并使移置非惟置之無地朝夕恐生他變其耽羅元
放罪徒乞令依前任坐仍使官軍監守據本國官司
告狀有男名大貞者於五月十四日到巡馬所言今
月初四日與注壯男出王京城外日暮將還被兩人
驅擄至京北山谷間復有六人將驅到童僧二介童
男女并七人為馬十二匹牛三頭殺牛喫了從山路而
行大貞幸得逃來巡馬差人押大貞追搜路上捉拿
一人問得說稱本國鄭喬家奴名達達茶花住坐東
京地面與斜米寨鄉老高妻舍百姓兩托也吾郡王
三郭相古乙馬等六人到王京等處捉獺訖竄伏深
谷間謀欲驅擄人物牛馬而去其言如此遼陽之人

潛行驅擄常常有之未得其跡今幸捕得達達茶花
實是天幸望根究其徒置之重法以戒後來下東京
總管府所擄人物並令還本後有如此歹人許令本
國治之以法時達魯花赤依蒙古制置巡馬所每夜
巡行禁人夜作 癸巳王與公主上壽于帝翠日又
上壽于皇后 丙申王謁帝帝使樞密副使孛剌問
官軍騷擾之事忻都在側曰吾軍所以擾民王如知
之今可言矣王曰爾麾下因方慶事侵吾兒家遂執
以付汝汝即杖之吾兒家尚未免况百姓乎汝等訴
予以不能安集百姓汝之騷擾如是予烏能安集哉
謂孛剌曰予不忍與此輩共慶帝賜臣一區地臣率

吾民以來盡力於上臣所願也字刺曰帝只問官軍
騷擾耳王何至如此奏乎帝賜王及公主衣各一襲
從臣宰樞至四品各賜金塔子表裏其餘各賜注絲
表裏從臣各獻白紵布于公主以謝 戊戌元使平
章哈伯副樞字刺諭王曰告金方慶者二人皆死無
可對訟朕已知方慶冤抑而赦之又命罷忻都茶丘
軍種田軍合浦鎮戍軍皆還王將退復召至前曰朕
不識字麤人爾識字精細人其聽朕言成吉思皇帝
嘗曰人苟小有孝心天必知之爾欲享我將汝一瓶
酒一石來以來是亦孝也王奏曰臣嘗奏請召還茶
丘軍不勝惶恐今盡名諸軍還感祝萬壽而已帝曰

此事何足恐乎可恐者有二妄言與違言是也汝善
治汝民毋為諸國後世所笑可也王曰諸軍還時恐
有驅迫良民者請禁之帝曰我既有言誰敢將汝一
民來耶王曰願得上所親信韃靼一人為達魯花赤
帝曰何必達魯花赤汝自好為之王曰小邦亦請依
上國法點戶又請留合浦鎮戍軍以備倭寇帝曰何
必留之其能無害於汝民乎汝可自用汝國人鎮戍
倭寇不足畏也若點戶則可自為之又曰天漸寒馬
將瘦及野草未枯可還去 辛丑哈伯字刺謂忻都
曰汝軍士有以高麗民稱為妻妾挾帶而來者汝其
不怕聖旨乎又謂王曰征珍島耽羅時官軍所擄者

王亦不爭也 壬寅帝賜王海東青一連駙馬金印
鞍馬王飲錢於東宮 癸卯王辭歸帝使恊薛旦安
委丘護送至北京又遣脫脫兒等三官人祖送東門
外命金方慶隨王還國王太子亦遣人餞之皇子脫
歡皇女忙哥歹皆至諸官人以達達歌舞侑觴王使
忽赤能歌者歌感皇恩曲以酬之 丁未遣金周鼎
張舜龍于西海道趙仁規印侯于慶尚道郎將金天
固于全羅道分揀人物命曰若諸軍扶帶人物除父
母許嫁妻室外餘皆勿與仍屬天固為內侍舌人為
內侍自天固始 八月丁巳遣別將李逢如元請歸
遂安谷州 戊午遣承旨宋玠賀聖節 壬戌知申

事李摺上時務十餘條王覽畢按而擲之又語宰相
曰事有可先行者實封以聞對曰歸國續議以聞
癸亥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甲戌洪茶丘還元謁
王于道獻馬 丁丑王過嘉州寨值兩寨人造梁于
河以渡之賜督役百戶銀盤役徒銀一斤 己卯王
至東京忽兒干太子妃獻馬 辛巳遣將軍朴義如
元上都堂書曰據本國來文全羅道按廉使報今春
上司所送罪犯分置道內靈岩郡披縣島十三名乘
桴逃竄追搜得之室城郡乃老島二十四名奪行人
船逃竄未曾捕得我在上都嘗言此事本國島子雖
多遠陸者少累次所送罪犯已難安置今所移配耽

羅罪因置之何地乞還前所仍使官軍鎮守未蒙明
降因今二島罪因逃竄如此其餘諸島罪人熟不生
心伏望善奏以降明斷 九月甲申遣吳淑富於東
界捕海東青 丙戌達魯花赤經歷張國綱還元謂
王于道曰前者秩滿當還王報上司留之于今七年
今達魯花赤元帥及官軍皆還一國之福也國綱處
事清平多所裨益 戊子王渡鴨綠江齊安公淑帶
方公激漢陽公儼大將軍孔愉等來謁獻白苧布
已丑達魯花赤石抹天衢還元謂王請契曰冀加褒
美以其無一善略其辭 辛卯王還譯者校尉崔奇
上書中書省曰向蒙聖旨令官軍盡還且勅忻都曰

軍人指稱妻家族黨扶帶而來者汝其禁之今官軍
不肯聽信伏望特降明文令本國官司與官軍一同
推刷 丁酉地震 廣平公諫知密直韓康左承旨

薛公儉等八人來謁獻白苧布忽赤三番又獻馬匹
命曰官文昌裕伍允孚等卜地西京為明年避暑
之所 命贊成事元傳等祀聖容殿東明平壤木覓
廟 辛丑遣即將趙珉錄事李致如東寧府招刷人
物 將軍朴義還自元中書省牒曰耽羅達魯花赤
塔刺赤奏留滯耽羅罪因於高麗險惡島子裏教八
去怎生聖旨那般者道來兩火兒逃走一拏住一拏
不著依在先体例教耽羅裏入去怎生奏呵奉聖旨

別介險惡島子方便教存任的他每識者 乙巳王
與公主至自元百官班迎于郊是行也凡國家騷擾
事一切奏除國人頌德感泣 丁未叅文學事金坵
卒 冬十月壬子幸王輪寺 癸丑以金方慶為僉
議中贊上將軍判監察司事賜銀十斤 遣趙仁規
印侯于慶尚道括流民附籍 甲寅召金方慶叅議
是夜流密直司李汾禧于白翎島第知申事李楷于
祖忽島籍其家尋遣人皆沉于海 丁巳遣少尹趙
愉別將李逢于東寧府推刷谷州遂安郡殷栗縣人
物 宋商人馬驊獻方物賜宴內庭 己未流茶丘
黨清州牧使孫世貞散負張起及錄事池得龍柳宗

等十六人于海島

庚申贊成事判典理司事柳

璪辭職加僉議中贊仍令致仕以中贊金方慶判典
理司事朴恒叅文學事薛公儉為密直副使宋玠為
密直司知申事朴球為右承旨金周鼎為左副承旨
辛酉宥二罪以下隨從官吏有世累者及內僚皆
許通 甲子以即將金興裔為慶尚道各驛鷹坊審
檢別監 辛未新置必閣赤及申聞色 癸酉王獵
于馬堤山 甲戌中贊金方慶享王及公主 丁丑
王獵于馬堤山 戊寅即將李逢還自元帝歸我谷
州遂安殷栗 太白晝見 己卯以歐妻母流即將
金璉于海島璉本以善造鞅得幸者也 是月作離

宮于馬堤山名曰壽康即草屋之地 十一月癸未
王獵于馬堤山 戊子濟州達魯花赤享王 丁酉
王與公主幸壽康宮觀獵仍餞即哥可全羅之行
遣諸道計點使三使司使朱悅于慶尚國子祭酒權
胆于全羅判少府事崔濤于忠清殿中尹崔有侯于
東界交州判事禹濬冲于西海 庚子移御李貞家
甲辰大廟屋頽 閏月癸丑遣大將軍趙仁規將
軍盧英如元告歸國且謝恩表曰君親字小之恩乾
坤覆燾臣子享上之懇天日照臨伏念臣恪守侯蕃
阻朝宸所望雲戒道邈隔閩小尅日騰裝猶如咫尺
郊迎絡繹臺餽轉豐詭說鼓虛多般阻毀情衷燭實

一切邊除凡所條陳悉皆領肯乃至下情之未盡披
露亦皆先照而俾就安便百姓咸得聊生三韓舉欣
再造此蓋伏蒙眷注銀潢之派恩迴木域之春臣謹
當承溫諭非常之室辭敢忘孝順竭平生所有之綿
力小答恩憐又奏云前者入朝時面奏今後如有罪
犯人臣請罪之獲蒙制可今有李汾禧兄弟嘗父事
權臣金俊竊弄國柄反與林衍殺金俊如前擅權至
於父王廢立事首謀倡亂又與盧俊義韋得儒交結
謀危國家推明其狀已正典刑是用聞奏 遣將軍
朴義如元獻鷄 乙卯左僕射致仕李湊卒 壬戌
以公主有疾放囚 丙子遣將軍車信藏世子胎于

安東府 戊寅遣國學大司成郭汝弼將軍俞洪慎
如元賀正 十二月癸未遣速魯哥來問殺李汾禧
兄弟沅池得龍等事及刷取種田鎮守軍妻婦事甲
申宰樞請親朝許之 辛卯放輕繫 王如元叅文
學事朴恒知密直司洪子藩右副承旨金周鼎等從
行 丙申渡鴨綠江 丁未至元 是月速魯哥以
中贊金方慶判密直許珙還元

世家卷第二十八

